白榆集

東海屠隆緯眞著

墓誌銘

明故御史蓮渠胡公墓誌銘

不佞按往牒見古豪傑俠烈雄偲之致竊嘗疑之謂文人好搉其筆端多後說即以往事槩諸當世古今人或不相及矣以不佞所聞于胡侍御此何讓古人哉夫若此者當世實有之則何疑于往昔也按玉山人狀侍御胡公諱涍字原荆家近蓮蓉湖人稱為蓮

渠先生世家無錫之胡家渡葢自宋安定先生瑗有子曰志正志正有子曰守權守權生于如臯遷無錫其後又有遷烏程者故胡氏有烏程胡如臯胡無錫胡實一宗也胡氏族繁號巨家然代多耆德隱田間鮮起家貴仕者葢始自侍御公矣公大父曰處士君艮瑯父曰贈御史君觀咸以豪爽遊于酒人贈君年未四十早世而伯兄及兄子亦以酒夭其天年公母闞氏及伯姆趙氏嫂錢氏凡三嫠以節開諸衕門戶以待公闞孺人有力焉公八歲而孤幼聰穎頭顱秀異

識者知非凡兒有力而捷嘗戲緣楹登屋梁墜而訖
書閣孺人見之恐驚之墜伺門中既下笞而泣數之
曰未亡人所以不早從先君子地下者徒以兒故兒
無賴予安用生爲公大感悟持閣孺人泣曰兒自今
不奉母教誓所以報父者請死乃折節讀書如成人
總角補學官弟子娶浦氏浦孺人有娣亦寡依孺人
居諸寡婦朝夕盡須於閣孺人且毋事求多焉閣孺
人所以慰藉諸寡者惟力是視而嘗乏絕公稍長恒
以教授自給與閣孺人姑恭參備至矣嘗一試南都

不第歸涉大江而誓曰丈夫子六尺而外無長物家
有四三寡婺再來不取一第歸者有如江歸而益發
憤修下帷之業嘉靖甲子應試道丹陽有光如流星
自馬首上燭天竟二日夜不滅公私心異之遂舉應
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當補令有詔開館選庶吉士
公不性曰吾曹取一官自効不得意寧爲車下勞薪
何必雕蟲而與其同年進士顧子某語合遂貰酒飲
都亭下不就選公得永豐令以行永豐巖邑民俗嚚
好訟數起大獄大者隕命小者覆家連歲不解入[illegible]

則盡廉其狀以輕重本罪罪之多所平反而訟師姦人悉置諸法訟以大必有諸所謗盡動爲民垂久遠利不事世俗小名務惡愛黠首而取媚士大夫爲聲華御吏胥以嚴明時時發其姦利輩吏不無少望而亦以此免于監司久而罷更樂之視身以廉節秋毫不擾細紙條屬化焉時分宜籍沒產散旁邑鬻錢入官他邑多私其上貲而以下者與民間取上直民大患苦之公一無所私平直而鬻之他邑或累月不入官錢公立辦郡守惟其速疑以他財奏既得之乃歎服

曰吏廉其劾如此哉有客邑中者衣冠頗怪號談性命而辯有口邑中從之遊者幾千人縉紳大夫亦往焉公佯為過從察其狀有詐乃言于衆曰少正卯之流也宣聖而在兩觀之斧且至矣立驅之出境士大夫頗少公謂不好士無何郡下檄覓索大盜得之講所卽先談性命者乎是從遊者恥之閉戶不出而邑中咸驚公先見目為神君公令永豐七月而以關孺人憂歸歸之日邑父老子弟號哭遮道至萬人有書生裂冠而手抱大豹皮覆棺上泣曰天乎西陵之

下北郭之上丘壟纍纍矣他人不死而死吾明府毋以釜吾明府耶公在事既　水葉之操去而發所羨贖金修將孝子祠先是圖是修死建文族黨學成頻年子孫征調不息公力白之臺使者免其軍籍蓋公之爲政先忠孝大節如此服闋補選江以西諸官于朝者爭欲得公而安福時多貴人有力競爲安福得之公之爲安福也諸拊循元元豈弟惠愛一視永豐而稍濟以機圓于是聲名益籍籍出永豐上而公顧自媿謂不如居永豐時敦龐尚質而不修世俗名居安

福期年入覲至蕭然不能具裝抵京師徒手謁諸貴人長者頗怍其簡已而知安福令實廉不能具裝裝更大相推重之矣未幾召拜監察御史先是公與山人王叔承善入覲還公與山人同舟而西臨別山人握公手曰君行且內召非夕郎則臺御史爲天子言官君素戇多口請努力爲前期男兒無爲死杖下矣公笑而頷之居無何而公竟拜御史用直言去公爲御史侃侃正色立 中忤東城戚里豪右爲之蕭然今 上即位疏論中貴人事交戕之內以目既而

出按遼東會有天象示異乃止車輪無東西既時事
幾下於理時相論救公得側籍為編民公既叩閣下
謝而策一蹇驢出都門男婦老稚觀之千數門者中
官某以白綿披公背復以千緡錢挂驢首拂公鬚曰
真丈夫吾為公取酒以壯公行公歸貧無以為家而
豪益甚又稍以酒自汚生平慷慨樂赴人急難永豐
李生犯法京師同坐者十二人咸死公居臺中力為
李生地得不死戍黔州黔州故惡地解戍者懼而自
縊李生度必不免公為詒御史按黔者挈以去而又

為貸金錢也京邸比舍貢士某老而貧選滇南博士不能治行會公貸得金三十金不發封而盡畀之曰吾爲子治裝其人感泣去公爲諸生輒伉爽人有不平輒借身報仇同學張生者以徑與驛官搆驛官辱張生會公過立擊驛官仆地諸驛奴以鎖鎖公公擊諸奴諸奴披靡竟齊驛官抵監司監司扶驛官數十而直張生然公即外峭直而中實寬有度雖家某數兆公微時既貴雖家慵慵不自保而公置弗問里中豪或横咲公田廬其後以務歸公謝弗受居恆食貧

而好施周急出自天性又雅好賓客客時滿坐上饌具不給則或質一衣一器取酒脯而與客歌呼豪飲客以窮歸者不難以其身爲立致千金而已嘗貧有一技片善者必力爲遊揚以顯名當世事以此多歸之客日益進而家日益困凡款遇賓客者多以質貸給一日與友人某期傾橐中治具而待之不至乃以款他客席且狼藉而友人至探橐中有一錢乎無之則質其練裙酒家與客盡驩而罷人益笑而目之爲黠婁孟嘗云公好遊即爲令嘗自秉一藍轝入武功

山采荔覓日忘歸入覲時同行者道失公則獨登匡廬香爐峰長嘯而觀瀑布比覲還與王山人下錢塘浮西湖訪桐君采藥處泊七里灘拜嚴光先生出偃王墓下登爛柯山脩然欲離塵屣世矣既歸而遊道益廣足跡幾遍粤楚吳越間布袍方冠無識其爲故御史者登高陵險有濟勝之具每與客捫高嶺峭壁離立獨竦衆方眩慄不持公輕身躍而上客自下觀之謂如排風騎氣將遂絕天門通帝座矣嘗道晉陵坐船首見兩白龍挂雲表水騰空上舟人咸震怖失

色而公登艫以兩手據舷橫身直出舟外仰面瞬滿

龍者久之衆乃驚服公矯矯神爽所善顧子亦儻蕩

有英雄槩嘗會于都下公飲顧子酔而驩劇顧豪有

力伸一臂向公曰吾臂可立御史公躍而立臂觀者

錯愕兩生豪聞天下公闊達有長者腹腸洞見底裏

顧多材畧卽頹然自放而用世嘗周閣而不踈此兩

人志操小不同嘗相得也公好面折人諸有司不浹

數被酒誦言之不無嗛者又樂爲人排難雪枉數解

大獄鍾生者與公同應甲子鄉試而公有寒疾生劇

邁衣半覆公其後鍾生犯法公遍請于郡縣監司及臺使者出之獻中越李生者爲里豪所持搆其宗兩丁輸作鉗徒垂斃公爲走越言于諸當事者竟直之而馮生盛生見枉于郡縣公傷其冤立白之其白馮生不知也白盛生盛生以四十金爲壽公却之曰吾傷若冤爲解寧爲金也兩生家至今尸祝公公嘗負公賦有司詰之或曰胡公貧有司曰胡公數解大獄何爲貧曰胡公所造請非其至戚且友即冤抑不平者爾實未嘗私人一金待胡公而舉火者不下數十

家而胡公家皆不足客至時時解衣貰酒何爲不貧
有司乃大驚詫公之闊畧長者而不飾行求名類如
此公初見敬歸學士華公知公貧猶負郭田二頃餉
公公謝曰不佞即貧無賴奈何以遂臣數口累長者
令江以西時士大夫問遺一無所受受桐實見情人
謂公實嗜桐實及公家居而林上之桐實常滿嗟乎
此可以見公志操矣公平生務敦大節不立小行善
不自揚過不自掩先人後已雅不喜沾沾耳語即闇
愇細瑣咸可語人如揭日月行遠其晚年益逃於酒

息機埋照示人以昏德至醉後聞天下大計悲歌慷慨多扼腕不平所幸愛姬其友一言出之無難色何其勇于徙義也歲戊寅冬暴寒公驌驦既典御袍而對客病幾委頓猶伏枕草縣大夫書救浦生浦生老毋爲叩頭顙天乞公命公病良已飲如故既趙媼卒公爲之慟日者謂殮不利于公請避之公曰死生命也吾豈以畏忌傷吾猶子情竟視殮而病病竟卒是日乃有見公由惠山泉負杖逍遙吟而入黃公磵者殆神遊乎先是公與客過胡橋遇胡僧衣百結衣垂

入封于胸而出梵字示公公推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為偕笑而去卒之夕薪米盡絶至無含金須臾會哭奠賻者充巷塞塗嘻謂人心無至公哉嗟乎世有中庸之徒檠跽曲拳務託于謹厚一身而外毛髮不假至鄙細也而終身富貴壽考原荆以豁達之姿身兼數器峭然放于天壤而卒以濩落是庸人之所為口實也天道如此為善者奈何不懼然天之所以厚原荆者當自有在其微者不易言豪傑志士終不以此奪氣公才英敏讀書覽觀大義下筆輒屈其儕輩

所著有采真堂集若干卷行于世公生于嘉靖甲午十一月卒于萬曆己卯四月得年四十有六婦郎浦孺人子二長允懷庠生娶沈氏次允恊娶陸氏皆浦出女三一嫁鄭良輔一嫁孫繼祖一嫁曹祖鶴孫一某允懷出二孤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君蠡湖之桃花塢公友人王山人叔承王太學穉登以墓銘見屬兩君不博求當世之貴人鉅公而屬余小子余小子不佞顧恒好談士大夫美行俠節乃不辭而爲之銘銘曰於乎原荆六尺其形而志充八紘官不踰七品生

千秋名塊然蓬莢恒饑無營妻孥見嗔奔走豪英門閭之下雷轟轟生無一錢死而哭滿城

明故肇慶府別駕忠齋徐公墓誌銘

徐氏其先出栢翳後世系遂質可考在宋有節孝先生者以醇德懿行顯數傳而從宋南渡家長洲張陵至勝國時鶴皐公以貲雄吳中食指萬計公再遷甫里家世孝弟力田至曾祖南山公有氣操悉推遺產諸兄弟而獨身作勞顧念揚厲先宗非經術不可乃令其次子西涯君當戶而以長子春塘君受博士易

有聲庠序縣官及諸從子並用經術起亦輒有聲而咸困一第世傳種粟得糠種蘭得香餌徐氏諸子文而不得一第者何其猶有待耶西涯君娶于趙舉一子即公幼有異質授以詩輒諷尤工儷語屬對如響識者知為遠器冥學春塘君為文輒傾其流輩十八補邑弟子益肆力文章闖入作者堂奧淵中彪外曰神龍不負于風雲處虛蹈空非風雲不致諸父不取此物吾當力取之而文譽日以籍甚學使者聞人公銓試士得公文大奇之置第一無何以選貢入京闈

人公雅負人倫鑒一時所得曰南木難如歸太僕有光及公輩咸海內知名士明年遊太學士爭願從公公爲講經譚執問及當世之務靡不纚纚中窾雖匡鼎解頤朱雲折角不能過也所至北面執弟子禮者如雲多用公經術取貴顯去而公獨數奇輒屈有司又相繼值父母憂歲癸酉服闋就試又報罷乃歎曰弓能爲調而不能爲中中者非弓也劒能爲利而不能爲割割者非劒也余安用爲造物所頜天之所不得困我者學耳于是益流覽六籍洮觀百氏文非先

泰西京不以辱墨卿居然大雅而又刻浮敦素爲時醇儒彬彬質有其文比謁選天曹試文大竒少宰李公默見而異之曰君抱才大爾爾者足籠罩多士而俛而就此此何異于將補屬掾也盍少需之公辭乃以高第得瑞州司馬公爲人仁有度時吏治尚苛細率急如救繩以求當監司博精明之譽而公獨行愷悌與吏民蕩滌煩苛持大體而已折獄尚矜恕平反不厭深文巧詆爲黔首附焉連攝大邑寬仁長者一如倅郡時畏壘尸祝所至有之又好折節下部中逢掖

孝廉巖穴賢者嘉聲蔚起郡故雜徭苞苴不絕是時有酋長張快馬梁青宗者負險擾邊將府患之檄公捕賊公設方畧誘至城下悉就擒時咸多公功而督府及治兵使者掩爲己有公曰小臣用勞大臣用智今日之役非督府兵使者之伐而誰然由是益厭薄浮名未幾遂自免歸粵中蕭然先是粵歲有倭患所至焚毀而公甫里舊業亦火焉至是無以爲家乃杖馬箠薄遊臨安樂臨安山水深秀則歎曰四大假合九州浮沫苟容杖屨一坏即足何必吳門是吾桑

稡乎因家臨安以貧故不能得其田宅茅茨數椽蔽
風雨下瘵一頃僅供伏臘吳中士大夫沾一命歸輒
能以訾自潤而公宴如故許者至舉公為戒亦以此
高公清德復念二親喪未入土因求得葬地西湖上
之日吉身間行冤中奉二親喪葬湖上而公益冲然
快愉日鞾冠布袍追逐虎跑天竺之間課其二子治
舉子業相繼賔澤宮子名益藉藉稱吳二俊人曰徐
端州名不稱才當益顯夜伐殆難矣道夫茲二俊者所
以報也公亦曰先君子以此物遺吾吾不敢而復以遺

修人是在孺子矣公既徜徉湖山完其天真居恒
強無恙年幾七十而視聽不衰一旦病指瘑漸至不
起而二子竟先後取科第如公言云為人頎而長貌
少負耿介不與俗諧老而返于恬憺守素履貞君常
興出世之想好義周貧出自天性以困來投者即傾
囊給之未嘗以己之為解宗有未亾人生而養之死為
之歛德其世父之教則為立主祀焉其內行淳備篤
厚人倫如此公諱某字直言號忠齋生弘治乙丑其
月一日卒以萬曆甲戌二月七日享年七十娶褚氏

繼姚氏水氏生三子長桐鄉貢士娶包氏繼顧氏褚出次桂甲戌進士出爲袁州理娶金氏次梗娶羊氏女一適饒一經俱水出孫男五行忠聘盛氏行遠聘孫氏行簡未聘爲桐出卿麟聘馮氏卿鳳未聘爲桂出孫女三長適盛應魁早歿次適丁芬爲桐出次尚幼爲梗出公之伯子桐及仲子桂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及其母夫人合葬桂乃自爲狀而請銘不佞某不佞某與仲子爲同年兄弟以文行相砥最厚善不及事公而及銘公是其志也又庸詎敢以鄙膚辭乃

爲之銘銘曰操冊無風力田無年有文不登有勞焉宜泊以遊世爲雖爲玄玉煇于山珠媚于淵西泠之上擊衣儷儷或拾海月或攬湖煙含光葆真而排冥筌嗟哉先生畸于人而侔于天

張孺人墓誌銘

海上張子所敬長輿爲人清真有奇才不佞雅聞之以故從淡陰單車東也東輒向人起居張子乃張子雅不欲爲陽鱎其見不佞也最後而其執禮最其不佞媿不敢當而心愈益好張子一日手其所自爲母

氏張孺人狀而乞銘不佞不佞守土吏所久惟簿牘
錐刀之是理而假理愚御爲以與丘者謀及地下也
張子固請不已又以其才故于是不辭而爲之按狀
孺人姓陶氏故光祿署正陶翁之孫太學古峰君之
女而鴻臚張公之配也孺人生有女德陶翁謂太學
君女也佳毋輕字凡見者而太學君嘗與鴻臚公父
永城公同受經大父城南先生知鴻臚公秀美歸白
陶翁而永城公雅慕孺人賢遂委禽焉年十八歸鴻
臚公是時城南先生以貢爲弋陽王傅而永城公舉

〔?〕廣高等鴻臚公方向學孺人輒覘之勤于是公學
益奮無間寒暑者丙夜篝燈公把卷琅琅而孺人以女
紅侍罷甚孺人起焚香進茗稍佐以名理乃公則泠
然獨暢志其罷矣會督學使者選公爲博士弟子聲
藉藉起而孺人所以贊公學者不衰家世儒素貧
孺人荆布力作一如鴻妻晝擬井臼夜登機杼不自
休又時脫簪珥以佐緩急弗以累丞城公父子也其
後城南先生下世丞城公仕爲歸德之丞城令而孺
人之肩家政益劬勞日夜拮据家稍以裕會爲吏內

訌海上騷然孺人携其小弱竄在荒野盡喪其積貯而歸德復有師尚詔之難永城公守陴厲士日立矢石間無何島夷數失利去師賊就禽而永城公見往冠歸孺人勞其姑趙孺人曰亂離如此得相見足矣遑恤其他永城公之歸也蕭然物外好奕而逃于酒人奕客常滿孺人日潔醆脯佐驩客即孚臨咄嗟而辦永城公嘗詫曰吾家有一婦勝成都八百桑使吾日與客婆娑坐隱者新婦之力也及永城公見背孺人事趙媼尤篤食飲必親趙孺人素愚暇時仆於地

孺人臥起與俱既老病痾不能起小遺牀第間堀子掩鼻而孺人常手拭除之無難色永城公既卒族淳不逞者争譁鴻臚公貲染指所有公微不堪孺人力勸公忍祭何以阿堵與鬩鼠輩競且久之命人給之產産罄而譁者亦止于是里中咸服孺人賢明逮鴻臚公拜官京師孺人以不省舟止不北而鴻臚公久之亦不樂居交戟之下遂棄孺人曰東方先生下與侏儒齒日乞米長安奈此編戶何即劇大官燔肉緊獨誰遺也吾夢在五湖之旁矣孺人持醬泣謂諸子

曰若父束髮學皇甫玄晏耽于六籍晚效相如以貲爲郎今則如曼倩生日乞長安米有才無命安用胸中萬卷爲吾最後且勸乃公師張季鷹青雲之業是在小子而諸子若長輿之少也才的然物華國實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庶幾天道邪而孺人且復奄忽朝露也嗟乎茲尚可致詰哉孺人事永城公趙媼至孝事其父太學君毋陳如事其翁姑事鴻臚公順而肅撫諸子慈而嚴待姻族厚而有禮御諸婢子僮奴整而有恩蓋無弟人人誦孺人賢其最難能者兼詩人

樛木之德視他姬如女視他姬子如巳子此又去世
俗賢婦遠矣孺人生于嘉靖二年癸未之正月十六
日卒于萬曆八年庚辰六月之初五享年五十有八
子四人長所敬邑庠生娶商城主簿唐公女次所蘊
娶溫州通判潘公女次所刻所存俱幼他姬出女二
人一適大名府通判王公子玉潤一字封光祿監事
趙公子一准孫男三重光重啓重隆幼孫女三長適
禮部郎中王公孫拱極二幼銘曰蕙桂性辛蘭之性
也馨易習而辛易習而馨是謂孺人孺人之賢則經

與史調經史是學而躬是履有子長輿蔚蔚斐斐夫惟大雅文質相底嗟非是毋不生是子

北嶽侯公暨原孺人合葬墓誌銘

某年月日不佞同年真州長侯君以其從父公所爲尊公北嶽先生暨原孺人狀乞不佞銘不佞少業雕蟲及作吏漂轉吳楚間風塵牛馬學殖荒矣侯君爲尊公不朽圖則胡不博求天下之文章鉅家其以屬不佞也身若朝菌之年而欲爲人謀金石之固謬甚哉抑侯君其嗜痂之癖邪癖而成之不佞則靦矣夫

自傳貂襲紫鐘鳴鼎食之家多夸口述誤累累而彼就藪澤處閒曠爲山谷之夫其制行能貫金石微風化者顧恆弗得當鴻鉅一備紀載此世系以多譽甚悉信史也蔡中郎居嘗謂生平所誤墓碑惟郭有道君無媿色不佞於北嶽先生亦云先生諱一位字宗正別號北嶽少治詩弱冠爲學官弟子員學使者㝡其文鍼之廩食聲藉甚人云先生博一第若操券而取之已而輒試輒不售人又爲先生惋忼數奇乃先生謂所力學者人而所獲售與否者天利鈍得失泊如

也先生氣度沖粹言笑不妄矩矱自將若畫地而略者居恆捫膺歎曰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非吾人居身拱璧邪書屏几以見志居喪則坐苦讀禮哀毀如孺慕侍母病爲調藥餌進匕筯昕夕不去側昆弟雁次者凡十一人先生友愛無少閒貲財弗以入私橐出分則自棄其薄者撫幼弟逾加矜恤課之學曰此與吾子奚殊矣于是里中無不稱先生其孝友若天性者然與人交坦中無町畦人人以爲先生親已然至面刺人過不少貸能改即相與驩甚不復念惡

知先生蓋有意非故雖也讀書則上下數千百年抵掌而談六合之務若懸河貫珠聞者忘倦其爲文務簡與不作浮語又好遊四方賢豪其所從皆丈人長者行一時有名聲之士先生即弗自表樹垂功名竹素然潛居默靜伏其身而不見何忝詰士之幽趣雅人之遠圖哉且以今子能其官 天子下書寵其幽壤不食報于身而食報于子孫足不死矣古高門大第金紫奕奕者或豐于穠華乏于德義一時炎鑠千秋凄凉惟含貞抱素之人傳焉鹿門谷口氣韻遠矣

先生既歿幽素之標而又以其文行昌大後人至侯君與其從父咸以經行起家揚聲振藻而諸所展錯逡巡佩服一遵繩墨歸于德義與世所稱炎鑠淒凉者相距不啻千里高陵大澤上蒸雲霞下産龍虵其北嶽先生之謂邪又先生娶原氏繼何氏原孺人外御內縱茹荼優焉相先生惟謹以故得成先生高人謂先生多得其助先生上世居頡上沿而徙杞北之焦剌村凡若干世業農至先生始業舉子家言後世子孫振振焉鵲起也蓋開侯氏世者實繇先生生始祖

從義生欽欽生仲良仲良生興興生璽璽以恩例爲
壽官璽生鐸鐸以長子爲鴻臚登仕郎贈如其官再
傳而及北嶽先生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原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先生舉丈夫子二長即應徵舉
丁卯再舉丁丑進士受室張氏次應科府庠生受室
李氏女二人字庠生徐獻金繼何尚幼張氏舉男孫
三人承芳繼芳紹芳李氏舉孫男一人仲芳云銘曰
長松之下千人來蔭龍子之宮厥維巨浸峩峩侯公
德曰朗陵一世再世雲蔚霞蒸乃有淑媛從公于隱

伉毋鴻妻令德夙禀賢矣茂宰有聲奕奕鼎鉉台司始于銅墨孰酬之桴應孰迅之矢激所華匪文所永匪石其翁與媪之德

明故正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墓誌銘

封疆之臣爲　天子捍衛邊圉牧寧黔首匪獨其智計深長擅安攘之畧即其親冒矢石蒙犯　霜露類以七尺之軀而爲　國家出死力非苟而已也文墨之士往往好持勞臣短長而議其後若魏尚李牧古今

同慨試令持文墨議論者當其處而爲君所爲而止寧止懼討畧不效全軀保妻子之念又或移之　朝廷緩急安所倚辦矣若今少司馬侯公所謂　國家勞臣者非邪按狀侯公諱東萊字道宗號掖川先生山東掖縣人公爲人魁磊少有大志自諸生治博士家言卽慨然以古英雄奇功鼓烈自負不欲守空文爲龊龊而已嘉靖丙午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以才改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累上封事語多切直陞浙江嘉興府知府嘉興俗故浮奢公以惆

幅治之稚雕爲樸風爲一變民以不佻擢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潼關尋改山西井陘兵備公兩轉咸在西陲遂益留神邊事講黄石素書甚習以内艱歸服除陝西西寧兵備陞苑馬寺卿歷陝西布政司參政兼按察司僉事備兵定邊西事既益習風猷卓然陞河南按察使威惠並宣有神明聲轉陝西左右轄陞應天府尹未至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地方時嘉峪西海諸虜淡無部落而西寧涼莊各横擾邊部臣請于甘鎮外境置夷廠以甘州洪水扁多口

合西海丙兎革以班湞岔口合松山賓兒單爲互市甘肅地險民貧虜心無厭公以恩威彈壓之雖狡悍㑹酋若黃台吉者公徂龍之市法遂垂永久又以部議四鎮間修長垣二千里捍蔽中外疏湖塘千頃歲省額不下萬石公實宵行蓐食成之又創明海許三灣草溝井大營四堡以備非常其甫開市甘肅議虜入馬而受中國所與番茶虜之利盡與番合也公曰

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顧以其柄授虜乎使使說巳之虜先以一隊嘗瓦剌而日夜游之戰必甘心焉

有如瓦剌破則虜驕驕則并逞于我不勝則無所宣其忿心而以我為後局皆非我之利公遣人說虜曰攻瓦剌非便奈何冒險行數千里而逢攻人一以不利退何所投足乎虜氣乃折虜既不得逞于瓦剌則以土魯番為事而以哈密為之地先使者出嘉峪關圖以中國要之公曰關門所以限羌虜奈何示以形則漏師沮之套虜貰衙酋為重不欲酋東乃酋亦無東意酋不東西事未已則以鎖南堅參為餌鎖南堅參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酋俗最敬事佛公

以計致鎖南堅參自以其意諭酋遂東而虜謀益觧

于是乃布以恩信召台吉以下厚犒之宣示　朝廷

威德虜畏且悅咸羅拜誓不復爲邊患而西人始有

息肩期是役也虜以四十萬甲頓之門庭震撼飄忽

疾于風雨岌乎危哉公不動聲色神運密謀虜跟蹡

奔走而入吾彀中雖有衆無所用之西人高枕遺數

十年之安厥功亦雄偉矣哉　主上亦深知公功其

所眷注率多異數遷少司馬三遷公俸七錫金幣誥

封二代三廕公子功高賞隆兩無負哉西事旣寧公

乃乞身　天子念公久勞疆場特允公歸逸老公歸而日與故人賓客杯酒為驩或入山訪異人理芝术逍遙矣會哭其子過哀病作遂不起公之治邊陲則竟而治山林則不竟命也抑豈出入經營數十年未免罷且耗邪公娶室李氏封淑人男一人世恩任子先公卒女二人長適姜憲副子諸生梅次適徐國舉萬曆癸未進士世恩娶方參議女生二男永昌永顯永昌亦以恩為任子銘曰為虎為羆公之在西為蛟為龍公之歸東[illegible][illegible]勤勤而公甚康東歸方暇公則

長謝蓬萊峩峩公之家山海風颯颯遊其間

白榆集卷之十八終

白榆集卷之十九

東海屠隆緯真著

傳

程處士傳

處士姓程名鎖字時啓周伯符任成王封國于程因以為氏戰國時有程嬰存趙孤次子伯先封任城君漢有歷侯黒魏有東阿侯元晉有元譚由東阿渡江為新安太守因家新安之黄墩陳有靈洗為開府儀同三司勲名甚著卒謚忠壯廟食黄墩明興有仁

叟字明德者由黃墩從率東新安里今爲由谿處士少奇頴從鄉前輩授詩爲文有藻思同儕推服父客死淮海處士蒲伏奔喪遺貲悉沒于人奴復竊稾以逃或勸處士追亡而後發不可仁親爲實奈何緩父喪而急長物遂行歸而至不能具饘粥手自畚土葬父姚林毋復命出偵得奴山東貲蕩盡抵淮收責屬淮歲大饑盡焚其券垂槖而歸鄉人誅逋者趾錯于戶處士鬻田宅脫婦簪珥罄産以償諸責家客曰君貧如此所逋多儋人盡少需之而償不遺毛髮將

何以卒歲處士謝曰某雖貧剌骨安能遺人責而令
吾父飲恨下泉償而身毀廉貪水甘之閉戶手一編
諷誦怨家撓挺大詬于門處士為弗聞人服其度久
之病作毋曰學而輒病四方足餬其口何必匏繫估
俾乃結賢宗十人合貲賈吳興已又去賈秣陵已又
賈溧水家焉新安賈率好鮮衣遊酒家華侈相高處
士獨不羞寒儉且有心計善察成敗貲遂大起處士
雖籍賈人子乃喜折節交當世賢豪鉅儒在秣陵日
從溧縣呂柟增城湛若水兩先生遊講性命之學歲

已卯倭奴内訌奕越駭然先聲且至新都男婦纍纍竄山谷處士號于衆曰吾土粟阻控上游備禦勢便棄祖宗墟墓逃將安逞乎于是倡義三老豪傑度形勝據要害結五營營立一勇略者爲長誓師忠壯祠下日聚糧繕器訓練爲戰守備而灑其不用命者軍中肅然寇聞而遁去不敢犯已而城休寧城深水處士捐千金助工其自奉嗇而赴義蒙若此晚嘗菟裘因巖爲屋雜樹花竹扶疎曰余其倦遊哉是可老矣建樓奉母教家童習歌吹旦晚侑食佐驩而與里中

名士陳逹甫江民瑩王仲房著詩名日尊彝風日佳

好援簡命觴有脩然人外之想然寶而具高人氣韻

者耶嘗奉詔助工援魯府引禮不拜而仍稱處士也

伯子問仁仲問學季問策並太學生有俊才與不佞

爲文字交同入白榆社屠隆曰賈益有豪傑焉令鴟

夷子馬伏波不遇合皮相者亦一賈耳刈葵藿牧雞

豚志士歎之匹夫起窮巷手致千金手散千金此不

亦有恢詭㸚忽吐欲張弛權術乎充之則提握風雲

揚搉四海宜其所立辦惟不遇而小用之也程處士

操奇贏人乃一發而建置五營防禦雄略與段紀明楨車騎何異且其急難緩利蒙詬忍辱晚而婆娑山園名士文酒其居然幽人標格乎而世之起帖括都貴仕朱丹其轂者未必盡若而夫世有玄晏先生庠能以彼易此

馬大司徒傳

昔臧孫氏稱三不朽古哲人儒士所操至鴻響茂躅矣千秋萬歲後名與骨俱香者詎之竹素也七閩山川包絡雲蒸周遭靈秀之氣私焉栖霞之士鴻冥者騫

府之英龍矯獨大司徒馬公最著公之郎世大廷尉
瑯琊王公元美少司寇長樂鄭公中孚布衣太原王
君百谷業爲之碑銘三君子當世大賢名士其言足
不朽司徒公無疑而公子參軍燄雅好不佞言徵以
傳見屬不佞謂古哲人傳士之所以千秋萬歲傳者
非其人傳神傳也古之君子即動掀雷霆名揭日月
要其所繇自豎在其人之性靈胸臆則其大者論人
不取其大者而好談其一二細事以踔厲振矜而引
爲奇節則無爲貴大人之操矣按司徒公宗系世秩

詳具諸君子傳志中不俟故可得畧而獨稱其大者司徒公姓馬氏名森字孔養家于閩鍾山之陽稱鍾陽先生其先代有陰德公父贈公驄益淳龐爲長者夢鳳鳥之祥生公公少莊凝有志大道聞王文成之學于其徒林致之而折衷焉謂近世儒者支離于說鈴而罔究性命浮誇於繁悅而不探本根甚則陽剽其名而陰收其利蓋儒之贗者公務刪華刻僞而反而索之吾心之靈明節吐爲菁英發爲公業是猶靈明一竅所繇出其學如此公登省試上公車報罷肆

業太學首爲大司成魏恭簡公所賞識在太學因得
盡交天下知名士若歐陽文莊公德鄒文莊公守益
羅文恭公洪先咸與公講業論心其學大進成進士
聘校畿輔試所得才賢爲多時信州相國之倩吳生
者與焉吳生私請介紹謁信州公謝之曰子休矣吾
以公典得子而以私謁相公朝廷得士之謂何而因
以爲利不可久之授戸部主事治厰督餉榷貢船九
江咸以勤幹佐公輸不乏而所至恭羊之節甚厲大
司徒梁端肅公材雅重公數以公輔期之由郎中出

守太平務長厚敦禮讓與黔首休息閭左訟日簡俗用還醇至其爲父老請命率持風稜岳岳即貴勢人無所骫徇中消者道出太平濫索徒衆横甚公以三尺裁之瑞屏息去尤注意獄情雪寃汰濫常恐不及有死獄枉坐公立平反之他郡縣民有須咸願質成于公頌聲大作太平治行爲天下第一遷江西按察副使備兵九江九江故太平接壤民向風慕義不令而行進按察使山東右轄轉江西左尋擢右副都御史宦跡多在江以西恩信殊暢民間甘棠而畏壘之

簡無錫入爲少司寇尋改少司徒進大廷尉持法明
允累平大獄獄有枉濫即發言盈庭不難以身湔之
當其情罪既得雖萬夫亦不奪也廷中稱平復爲戶
部右侍郎未幾致仕歸閩再平亂卒鄉人嘗公聊城
一矢汾陽單騎不啻過之餘年以薦起自南京工部
侍郎晉都御史董漕政江淮入爲大司徒時　穆廟
初登極賞額不訾公悉心劑量不乏而又多所裁省
有詔采滇南寶珠公再疏力止之勸　上清心師儉
以風庶邦新鄭專恣公累有所匡正格不得行乃乞

身歸侍太夫人養其後江陵湊用事治尚東濕中外嗷嗷公居恒仰屋而歎春生秋肅天道以四時成歲令國家束濕而治則天道有霜霰爾安所用陽和之令哉又恣行胸臆而多慾宣盈敗無日矣公以是絕弗與通即累荐亦不起竟尚羊大王峰下以終公爲人寬和坦平中不設城府凡人間世一切是非人我榮辱恩怨絕不以一絓其靈臺庶幾抱虛養朴和以天倪者邪公微時暴慶夢屨成子欲以刀圭而駐顏之期待于五十年而遨于太清公友傅汝舟者博學

清曠好道人也數勸公以靈修密綿之事公謝不從而其志機塞兌寬然不悶脩然寡營夫寧渠非大道要耶本旨哉道函三爲一公謝廣成之名而采廣成之實所謂能之而能不爲者非與且公下世距其揆時適五十廣成之期不爽矣又寧渠知公之不邀于太清邪而公故不廢周孔遺法夫死所以示也公固子曰癸曰燮曰衆曰欻欻起任于而左府都事賢而有文與余善余故得聞公之大都若此

沈太史傳

沈懋學字君典號少林一號白雲山樵宣城人故特御史古林先生仲子也君典爲人短小閑廓魁傀有英雄氣略好陰符黃石機頡絕世平居慕子房長源之爲人自束髮交游多天下異人名士酒徒劒客趾錯于戶無弗折節延款者讀書務涉獵多而不精而落筆爲詩若文流暢跌宕頃刻千萬言雖精者自以爲弗如也人有以窮來歸者不難捐千金畀之苟可脫人於阨即借六尺不辭人稍稍以古俠烈稱焉而內行醇備高而不疏博大寬仁要歸于長者識者廼

知其巨人偉器非直豪舉已也初夢之帝所見一太
殿榜曰雄夫樓殿上多天官女真一如后妃者坐南
面其餘皆左右侍立或髽而垂緌者或冠而衣緋束
玉者五彩焜燿爛焉奪目南面者呼一天女下而與
君典同拜授辭焉覺而心益自負歲丁卯就試秣陵
秣陵人孫翁女夢一黑龍當門振井詰朝而君典至
僦居孫翁以他客辭女從後窺翁裾因夜來見得奇
夢此郎君貴不可言大人弗失翁乃留之是歲君典
得雋南都孫翁遂以女屬焉君典內之如夫人上春

官不第則疋馬走塞下從大將軍往來射獵直逵飛
狐以北花馬以東縱觀九邊營堡壁壘形勢要害之
處或與游徼徒兒椎牛撾鼓吹觱篥作入塞出塞曲
雜坐酣飲醉則睨胡雛長嘯枕弓刀獨卧沙月之下
意豁如也居久之迺歸則古林先生已謝世哀毀逾
禮為先生卜葬地君與故善郭璞堪輿家言躡草履
以一奴自隨日行二百里幽巖深谷無處不到而始
得嘉地葬先生自是君與之名日起客日進家亦益
貧而重然諾好義不已至其誦法先王明習當世之

務周覽四海貫折三才揣之輒中觸之輒了鑒鑒可用于世而不爲空言隱説即得之交游閭歷亦不少萬曆丁丑復上公車薦南宮春大對遂魁天下天下無論縉紳之士巖居穴處之夫及相人日者博徒賣漿者談兵擊劍者莫不以手加額爲朝廷賀得士天子命待詔金馬門居無何會江陵相國遭父喪朝廷有奪情之命君典語人曰　主上眺相國重誠不可一日去左右然父死不奔如人子何明王以孝治天下不當奪相國情且國家非有兵革之事何情之

可奪相國奔喪是臣荷國厚恩臣而不言誰當言者
發馬袖一疏將上會有攜其疏以去者卒格不得上
乃始書相國父子百千言反覆諷以大義語甚切至
相國不從而會有言先後相繼獲罪廷杖君與隕涕
往視疏語亦稍稍聞君與滋不自安以病告休沐求
去執政惜其才勉留再三求去益力頃之得請遂飄
然南歸歸而高臥陵陽敬亭之上擘結煙霞玩弄雲
月逾年而稍稍出遊白嶽黃山九華沂巖光瀨蹋西
湖六橋自禦兒港幽幽拳與不佞相見于五湖之旁

角巾野服所至滅跡此其聲匿人識其爲故太史者此
有物色即翛焉逸去人望之如五彩卿雲愛之不可
見見之不可駐蹤跡多在名山靈區琳宫蕭寺發而
爲詩益鉅麗瀟灑讀之飄飄欲僊蓋自是君典之名
益重于南金北斗而間亦有忌其名者君典謀所以
少晦微逃于聲色乃忌者即以聲色短之不佞竊以
語君典曰郭汾陽之自汙以位極功高故也子無汾
陽之功而有相如之累子之自汙乃其所以媒謗者
也君典曰他人偽汙吾欲真汙人以楙學爲無賴有

昏德甚善吾曰冥冥人曰了了是吾之憂也然君典性亦實徹好之云由由拳之書東謁太原瑯琊兩公會曇陽大師道成爲五陵教主而多所皈依君典口不言而心慕之大師謂太原公曰此人豪爽有氣而性好通脫細謹者多檢押通脫者易擺落標之切之他日道門儻有一臂之力也及師將化君典從宛上來求教於師師見顧特異臨去師囑之曰無好名無好事寡慾以養身君典受師訓歸益返柔善而不能寡交游階世緣頗罷于酬應時當路者愛君典才曰

諷之出君典辭不可使者卽其家促就道君典閉出處士余余以書勸駕　上待君典厚大恩靡酬卧靑山未穩也子房長源皆功成身退訪道名山若卒老嵩穴安所稱英雄君典以爲然業治裝將北而病發病且革夢見大師來又見漢壽亭侯過而視病卒不起矣嗟嗟數也柰何丁丑之役不佞北謁鑾中都裴徊　高皇帝龍興湯沐邑逢拜陵寢覽觀王氣夜宿逆旅夢謁至尊遇宋張無垢左掖門下握手如平生同謁拜上上親歌湘靈詩送之比傳臚君典名在第

一出相見左掖門下列恍然中都逆旅夢中所見者也而君與故過聽人言一見傾注亦不知其神氣之所以合者亦有數然者久之不佞領頡上出明年君與子告還里及不佞自頡上移吳會而君與來來則不佞方舉一子遂有婚姻之期比同授記于大師則又稱道門之友所閡者形骸所不隔者神氣嘗相約事了拂衣挈妻奴攜茶竈雞犬同入深山若桃源者耦耕學道領沖虛於雲中寄逍遙于物外子孫世世為婚姻比古朱陳以名其村言猶在耳而九京不作

矣君典有子有則少年高才媚於文辭創聲標韻嘗君典甚無乃君典之所不死者如綫乎許閭遠近投者無算獨不佞不哭而為之賦詩曰新聞彼我良友不哀仰視秋雲浮雲聚散常事不聞人哭浮雲天人皆有情不佞獨薄乎哉人言君典多交游酬應耗其神氣而又頗不戒于牀第卒以夭其天年是矣然世人有塵緣外擾得失內煎伐性之斧亦復不減日坐火宅十倍君典者而猶幸而獲延君典雖多侵擾而意度常廓如絕無憂愁煩鬱足數其中其寬舒任愛

又可不死君典甫病四境之人章縫裼博負販乞兒咸匍匐走犖塋願以身代君典死之日里人踉蹡于途曰沈太史死矣盡宣城爲之罷市無不至其柩前長號數聲搏顙而去者即此固宜挽回神理乃竟不免也詎非數哉然竊念疇昔之夢君典固來自帝所異物至寶亦帝所急也而大師漢壽亭侯實先後來視君典疾即君典之化而還其故物也惡睹其不然哉昧者又或以君典無年疑大師之莫拯中士當疑下士掩口吾道果非耶是何知四大假合形骸非我

人之真我乃在靈明百年何修殤子何短若君典化
而有倍萬禩猶生如其不然使君與鬅鬙短髮而後
死何益毫毛以君典才且賢日塋其舊出于功烈以
康濟四海饑寒者待以温飽煩冤者待以昭蘇沉抑
者待以拔起鬱蹇者待以舒暢智謀勇略懷才抱藝
之士待以昂首而揚眉一旦溘焉長辭天下驚動當
其生也四海奔命赴之如雲當其死也六合悽其不
秋而瑟是遵何德哉嗟君典死可矣伊尹太公顏子
諸葛孔明咸稱王佐本伊呂之才盡用于天下孔明

用而不盡顏子當其時緜髮莫見所長而後世終不
以此定其衡品謂三公果賢于顏氏子也君典卽不
用而死惡足没君典論曰從古英雄豪傑能噴薄日
月驅挾風雷駕馭四海奔走區内而不能調其方寸
之心君典洵雄豪喜游俠烈道不足以調其心心不
足以御其氣比受大師教俠猶未除竟以氣草宇宙
轇轕紛紜外擾其宅内摇其精而以短世惜矣然而
顏氏子心齋坐忘終日如愚豈不調其心者而亦不
免于夭彼眞宰鑪錘固不令物得跳而逃之也必也

瑕瑜不掩則君典之託焉者是其短也宋文丞相天性豪逸居恒聲伎滿前洎當國難一朝棄妻孥如敝屣英雄烈士其不可料固如此而孔明則終身一葛髮心境泊然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真了性命者也五丈原之上詎謂其亾者而君典固能爲文丞相未必能爲孔明嗟嗟爲文丞相亦足吾於君典奚譏

孫將軍傳

孫將軍名顯忠錢唐人仕吳越官將軍孝友忠亮殁而爲神宋嘉熙中京尹趙與懽禱雨有應上其事勅

封護國天澤侯立廟錢塘金沙灘廟中有天澤井語在西湖誌中萬曆十一年夏六月不雨杭州守張侯振之禱于廟社山川既望乃雨不甚需足張侯爲人仁而勤萬民憂形于色一夕神降于乩自稱爲澤天侯孫將軍以生平孝友吾志不欺故歿而爲神尋爲純陽聖師所錄署師雲水職次玄宫有年矣夫歲當旱雨帝所禁也侯精誠格天帝爲之喜雨可得十之三則胡不禱於入盤嶺先照壇黃龍洞及龍井諸處且即日樹雨余亦子論汲巳又張侯仁者能爲我一

表章乎惠而好我其妨我上六橋之隄是時侯六知孫
將軍何人亦莫知入盤嶺諸處以問左右莫有對者
乃考湖誌皆有之侯悚然命一屬吏忠篤者祝邑之
而信遂徧訪諸處精心默禱且如神指是日果大雨
如注及訪神廟荒圮矣侯悽其以嗟即許爲神表章
新其廟貌移文監司監司業俞其請後一夕神復來
謝自敘顛末及廟宇規制甚悉即其所爲文字亦殊
宏麗不凡舊隱曰夫神人道通哉而奈何遠之遠之
則闇者怠慢者肆矣明有人主有辟隸焉冥有上帝

百靈隸焉以分掌握符慶賞刑威于是乎出而一切置之芒昧杳冥謂悉蔑有也人故敢蔑百靈而莫敢蔑帝則獨奈何一孤帝巍然于上哉怠而肆者多行凶德昭昭者或漏宜冥者且詰之懼而曰蔑有庶其可逃亦愚矣夫其無也不能使之有夫其有也蔑之而無乎自古神明僊釋諸書何止百千億萬卷多出淹通大儒手傳之至今今所睹一二事輒羣譁而不信卽古百千億萬者悉僞作邪又胡信而傳之今也余甚習張侯蓋清眞有道長者宜其通于神明若是

且侯與左右咸莫測所謂孫將軍與入盤諸處又嘗爲發之逃其如㓨而萌雨且需足抑何翕歘桴鼓也余自爲吏無他狀獨于水旱祈禳蒿目焦思靡敢自愛而居恒二六時中上帝百神恂恍若有臨者亦往往好從人譚鬼神事世疑于癖而余之有不敢爲者亦多得其助若孫將軍則甚非夫子之所不語者也

贊

程思玄小像贊

思玄恂恂其人如玉佩蘭與椒郁其芳馥又不含毫

書第過目朗散多姿清虛寡慾掃地焚香坐恒盥沐芸窗棐几左右緗軸宅我高潔蛻彼穢濁交必名士動必遠俗擥勝湘漢采真句曲司馬主盟秋藻雲煜余覲函中松飈謖謖長轡未騁胡遽奄逝寄磔如棄寄質不宿人之神從上帝所促嗣輔洗馬是以無祿覽君遺照我淚簌簌

沈純甫像贊

萬乘在前臨以白刃仰首信眉龍比未儔邊廝如刀壓如花黃沙茫茫森不見家茶邪薺邪子卿同軍石

上實髮松間綸巾玉妃倚磵戸桃花照通津一石不醉長歌送春神情散朗風華照人香山端明而後身丹籙金發秘記玉牒塡胸五車補亡三篋獄瀆來趨千秋一睫該中壘之淹通擅司空之博洽夫其形覩然其神獨曜秉六氣而洸洋揮八極而不掉夫其形可須也其神不可須也

自贊

爾貌消臞而神内腴其文則藻而樸自如流浪四十年行類滑稽而心殷雞忘機刻僞世共指以爲愚愚

未必然乃名之曰跡霜降水涸華脫木枯萬緣僝盡五嶽可廬人稱爲我我不知其爲吾

跋

跋荆堂銘卷

荆堂者何樹荆於堂也田氏三荆古稱兄弟之好也新都稚將啓先生生三子伯問仁元方仲問學思玄季問策獻甫並挺珪璋之彦馳縹帙之聲孝友翕契叶塤篪樹荆於堂所以識也嗟乎人間世兄弟舞象嬉戲徵逐靡不驩然長而授室析箸哲婦內䀹燕

刖外間持若敵國日尋干戈同氣之謂何欲利蔽於
靈府物誘梏其真良于鄔之傳閱墻之詩至不忍讀
程氏三子不忘樹荊之意敦薄俗維衰風其爲河源
砥柱大矣行義若此文乃足貴不然曹子植即麗藻
絕代君子覽其處東阿王鄴下黃鬚兒事令人臨文
欲嘔

跋程節婦卷

嗚呼程母之貞縣諸日月嶺南作城之言亦縣諸日
月大嶽拳邪海衣帶邪嗟程不死矣余獨惜宣城耶

日爾而此戕僬爲陳迹曹娥之碑山陽之遂兩足𣲖然

跋起信論

我聞修佛者修信心成就夫大道圓明具足如百千明日懸于虛空云何衆生有信有不信信者若以銅磨鏡愈磨愈明不信者若以漆塗鏡漸塗漸黑其說有二云何有二衆生自無始以來歷刦轉遷流浪生死衆生有雖居流浪中其心常皈向菩提若接種於地常勤澆灌漸次增長以多生皈向故如來乘其種智一點即破得不退轉地衆生有居流浪中其心常

結縛世緣歷刦不解彌轉彌縛善業日減惡業日增
距如求覺路若適越北轍入燕南轡彌行彌遠若一
闡提墮三惡道雖復語以大濟狂而不信樂刦沉滯
終無悟脫亦可哀矣馬鳴發大慈悲故作此論破邪
歸正除妄求真去執着返性空離垢淵得清淨以智
慧治無明以精進治退惰以勇猛治怯弱以平等治
分別以不礙治攀緣識即是智舍識無智凡即是聖
舍凡無聖從前昏迷回頭即悟如然慧炬照徹暗處
如布津梁普度行客苦海盡化蓮臺恒河悉成黃金

善哉馬鳴發此弘願長千義沙門卓錫新安特募善緣鐫此論以開衆生迷途汪伯玉司馬龍若善司理暨司馬弟仲淹仲嘉咸佛門弟子稱善知識助成勝事是故於此生風植菩提種智蓮華會上我見馬龍頂禮而為上足

牋紙銘

親朋擇交

青松指心皎日涖盟鄙呂相責耳餘交傾欬欬隨莫可備數嘗鮑而下此道如土公叔所以著論絕標

爲之太息白衣蒼狗毋以爲金石

平安竹素

臨洮西垂瀟湘南北遼陽十年朔方萬里蘼蕪牽恨白雲似帳綺疏閣中流黃機上忽竹素兮遠歸報遊子兮無恙蘇娜纖腸竇家錦心徐淑秦嘉如瑟如琴墮竹素兮雲中暢歡樂兮莫任

雨花箋

吐廣長舌演微妙詞恒河乾須彌摧天女拱聽龍神下馳何寶花之盈座紛繽紛而離披

微波致辭

美東阿之麗藻乃婉孌而多情何靈人之委化牽柔心于月城睠微波之淚縠紋爰託以代尺素游龍乍昂而倏低驚鴻飛而不去生以情始亦以情終奇綢繆之相結雖異代兮猶邇

江南春信

陽和浹萬物感此華茁嚌爲遣使東皇太乙

蕉葉紙

其茁靈其葉奇書倒薤扶桑經

貝葉巖

種自迦毗移于華嚴盡一葉書可周大藏居士得之
時有佛雲護其上

雜文

適志

何以適志青山白雲何以娛目朝霞夕曛上有長林
下有迴谿黄鸝晝出玄猿夜啼耳聽松風以當管弦
匡坐大石手汲清泉樂哉山居可以徘徊巖洞陡絕
谿爲中開竹房內幽石壇外朗有客清言無客獨往

人世隔絕祠冥大虛一事關心焚香展書

東海屠隆緯真著

祭文

祭大廷尉劉公

嗚呼無祿我公之即世不肖某蓋有大痛焉往歲某在諸生間以薄技受知長公觀察先生冢先生國士之遇某方坎廩低眉槁容自逃空谷抱影莽蒼而長公一朝賜以顏色至其越拘攣破常調絀皮相外驪黃收彼爨下拔之泥沙憐才之心明于皦日大都古

人之所難某雖不肖敢忘斯義不肖尋竊一第京師則長公以飛語西及奉賴上之命而長公又北相左也長公詒書某云家有老親朝夕望不佞西西且一伸烏鳥之私即槁丘壑無恨而我公此時猶彊食促長公北吾家世受國恩所願兒子努力報　明主奈何以乃公爲解于是長公北北拜黔中之命獨閒關萬里去而不肖某亦自淮蔡移吳會若萍奔走不遑寧居吳會又屬大祲吏事如蝟毛而起山川間之不通聞問者兩歲于茲西望廷尉公則烏道陡絕南望

觀察先生則滇雲萃互上下寥廓不自知其悲從中來也夫古人以知我之德等於生我其推其所以事長公先生者事我公分義豈淺哉既不能南問觀察先生又不能西問我公歲之云邁缺然如遂之人而公遂長逝矣卒焉震悼其何以勝又傷觀察先生之遭百六也天禍君子外困萋菲內當家難去年喪其愛弟今年喪其尊人天崩地裂一胡慘也其聞而三日哭雖然東土之聞而哭公者緊豈某一夫之私我公嘗為東諸侯其政寬然長者惠澤滲漉于元元之

髓至今相距數十年而父老之思劉使君者嘗如一日今若父老輩聞公訃乎東南行爲罷市嗟乎生擧九列歿近百年士佩其教民歌其德已矣我公九原可不憾矣不肖覊于職守不能一修徐孺子生芻之禮僅遣一吏椷辭捧帛設椒漿柩下邀棧道於雲中望巴川于天表曰與寬俱西靈其鑒之

哭伯兄東山先生文

嗚呼痛哉詎謂今日遂哭我兄也吾家不造三世食貧兄又獨茹其苦自先府君以賈敗室如懸磬兄爲

長嗣力當門戶百憂相煎又遭外侮下苛于羣小去
困於苛吏內艱於衣食外逃于官租操舟而入海不
獲尺鱗而苛吏私征魚租動以百什計家無一錢而
誅求不已里中豪又從而魚肉之念一歲間折揚犴
狴無虛日其不才雖業文字號稱儒生蕭然窮不
得志于有司故不爲鄉里所敬無能一出吾兄于困
兄隘地六十年憂愁俯仰蓋居其强半伸眉而開顏
者百無一日詎而吾兄猶有以自遣雖百憂交于前
遇奕而奕遇樗蒲而樗蒲即釜中生魚甑下無灰不

問也以故居百憂之中六十年而未嘗作一日憂色嗟乎夫人有堂堂六尺而生不能得一飽居嘗枵腹而猶以奕枰蒲自娛六十年居百憂之中而不作一日憂色此其人亦可謂拓落無他腸而仇家日持之于下吏日迫之于上累擯于死遂其晚歲不得終得鄉一第補邑小吏兄乃以將六十年之須髮而不省爲吏服奉　國家三尺惟謹小吏之俸不足以飽諸兄兄貧猶故也去年兄來省老母于官舍不省能以祿入潤吾兄而所以事吾兄者不敢缺兄命不

有識一言爲壽而不肯云六十自負猶昔無悲慨[illegible]兄
益勉吾兄以安貧守義無以一第故輒改其初不肯
官雖貧若小免飢寒而可不當逸有後心亦且謂吾
兄茹苦良久天將憫其六十年之煩憂而稍遺以晚
歲之逸樂外侮漸息僅具饘粥庶幾一伸我同氣之
懷而兄則不待矣嗚呼兄生人間世六十歲而不得
一朝之歡及弟竊一第庶幾少伸兄借而兄則不待
第爲小吏雖負親之布衣時則有間其祿餼猶足爲
兄具饘粥原兄之情誠得及見小弱弟叨一第爲一

官郎枵腹如故亡恨奈何遂病而死也六十作憂愁貧苦則生而一朝稍足伸眉則死兄之命何其苦哉言之痛心淚下不止某與老母一聞兄病日夜懸念亟削俸粃歸迎醫禱神猶冀一無恙未幾而竟以訃聞老母以八十有餘之人而哭吾兄千里之外毋泣衰耄豈復堪此大哀不有既痛吾兄又懼傷老母有淚則掩有聲則吞陽斷老母堂上而私哭吾兄室隅傷哉慈惜苦耶不苦耶嗚呼人生五十不稱夭兄年六十為下壽二子成立婚嫁之事稍具雁行六人猶

及見最少弟讀書成名而死身後之事則有弟在顧
吾兄無含戚九泉嗚呼痛哉尚饗

祭杜夫人

嗚呼夫人明德朗徹邂逅金掌冷風廻雪桃櫛君子
蘋藻是潔萬里長征一病乃訣跡簾夜空短簫秋咽
芙蓉香死履綦影滅遊魂何歸三泰徙絕神女驂龍
姮娥奔月嗟嗟使君心斷淚垂千古泥痕張于雙眉
空池冷波高木隕颸入門抱影朗月照之尚饗

祭二陸先生文

遡太湖而頓轡兮覽鉅野於衍岡弔先賢之墟墓兮藤蘿翳鬱而徬徨時孟冬之玄月兮風凄緊而彫殤采蒹葭而臨水兮白露下而為霜感華亭之唳鶴兮送吾目於雙鴻孤雲森其起天末兮懷二俊于江東標朗秀之颯沓兮吹焉賞鉅麗于司空哀夫子之才入兮遭逢時而多凶洵嘉名之鵲奮兮夫何叢獮之敗于秋風牙旗折而鼓音歇兮掩雙龍于巫泉颯沙起而晝瞑兮虎精魂之所宣身佩大將之印兮巾岵鴻儒之鉅言閱四大之缺陷兮吾獨嗟美好之難堅

肆偞揄之與鼕齒兮又張羅而彌天固犯道家之所忌兮亦夫子之尤也委求留而無心兮恭獨遺此丘也搠叢祠而鷹灕兮撝靈爽於千秋也紛木葉而蟠枯兮睇玄雲之若緒寄山空而夜寒兮河漢泜而幽咽撫長劍而太息兮緬想夫子之遺烈尚饗

祭王搏士

嗚呼先生德表鄉閭行高千古人日之萎矣蕭然一寒官志操彌厲解衣卻金貧士慕義清身端範賢者所式生平擇地而蹈窮欲保身非自伐其生者乃爲

投牒故北方皆寒風雪所侵嬰茲疾眚而東猶以尊生有素外枯内腴神氣充然庶幾不死竟厄大數僩以延年余雅高其爲人爲之哭臨盡哀嗟乎善人官不逾歲祿不飽絜殁不首丘殮不備禮謂之何哉爲善自天性然厚植薄享知先生不恨生而顛頪死當逍遥世俗之所謂福澤君子之所不貪天之予善人或不在是又何詰焉嗚呼槃槃一丘誰爲大官滔滔古今誰爲長年茫茫九州誰爲故山回也夭憲也布衣舜也蒭稭之野聖賢豈乏于德哉形束一隅神亡

不之請歸近延陵之墓而葬焉尚饗

詩　哭君典文

嗚呼君典其生也何為其夭也何為夫既生之必有以用之生之而夭不如無生雙淚承睫萬恨填胸乎古留不平之事四海哀黃鳥之詩而胡可詰也古稱龍馬騶虞與丹穴之鳳鍾彼異靈鬱為上瑞光融顯灼流照天壤是皆非偶然也天生君典而卒不得與龍馬騶虞丹穴之鳳配美而埒祥生之何為者哉貴京之麟夭於田父至使識者掩面拭淚而傷焉嗟嗟

夫麒麟不夭夭者非麟也而胡爲麟而胡爲夭也夫其生之而夭之如麟何此猶謂周德既衰不復能有此希世之上瑞今帝道方昌　聖明在服而不能有一君典何也世固有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天下之生久矣往者之汐即來者之潮土合爲塵塵解復爲土艾蕭之榮枯也蚊蚋之起滅也欻忽變化莫得端倪幻泡空花亦常無爾而惟喪我君典則雕靈無光天地黯虧士林蕭條英雄扼腕六合驚動而不止嗚呼此可以知我君典矣虎從則山谷奪色龍亡則大澤

爲空匱空也靈異盡也茫茫宇宙萬物如沙而世終
不可少此人而天必奪之其夢耶真耶固也靈物異
寶世帝所珍鬱攝之上當亦不乏何急而收斯人也
嗚呼痛哉君與爲人聰明絶世束髮誦讀先王明于
當世之務倜儻好義忠信然諾散千金以用貧不責
其報掮七尺以赴難不令人知而又立大節救人倫
光明潔白表裏洞然豪傑歸心游內延頸無問識不
識成數說以爲景星卿雲而不登龍門至相語爲不
比于人數嗟乎有士若此詎獨不可少留之用爲天

下人物楷模而需朝廷一旦溘忽耶而天必奪之何也吁天蹋地聲銷影滅九關下鑰蒼虎守之上帝嚴重小臣恐怖而不敢前俯仰躑躅浮雲自馳江河自流嗟我良友今安在也嗚呼吾之與君非以婚姻以交遊非以交遊以君與非以君與以英雄天道若此則無爲生英雄矣吾方欲與君與激昂雲霄共濟巨川勉樹尺寸以報　明主庶幾蒼蠅之附驥尾而今已矣吾又欲與君與訪赤松于海上挹鴻寶于枕中逍遙五嶽與結煙霞左提右挈以終踐大道而今已

矣嗚呼痛哉蒼生之卜安石也懶殘之識鄴侯也天
台子微之許太白也希夷先生之相种崖也百無一
驗溘焉長辭而在世世出兩付茫然興言及斯胡得
不慘夫黃鵠斃于鷇中松桂摧于拱把蘭柔玉脆甚
亦有之乃君典之器不可謂不成而其道不可謂不
遇矣公車之文聚　聖天子親擢爲第一晨謁丹陛
夕拜清華不崇朝而名動天下太阿之芒亦既出匣
及其予告而南陵陽片石重于九鼎海內人士仰而
奔之不啻百谷之赴滄海也而一旦夭折中道差池

蛾眉罷遣賓客散去昔也孟嘗之車如遊龍今也翟公之門可羅雀而使被褐懷玉者喪氣於蓬蒿拖紫綰金者衰歎於廊廟哀王孫者含悽于南國感知己者掩涕於西州嗚呼傷哉詎不痛矣君非英雄人少負風雲之氣而不滅兒女之情抱管葛經濟之材而怨於黃老尊生之道弟嘗舉以規君君謂非了拂衣終講性命未晚嗟嗟詎謂其晚矣并以甘竭顧以香焚君之聰明絕世而不察于此豈非命哉嗟嗟良友舍我去矣我復何心于人間儻時命有限不得輒相

尋冥冥無一瓢一笠請從此始矣況痛孔極語不復文
求辭檝哀大慟欲絕歛去久矣求之何爲不負下泉
君與知我知其不知請晏上帝而盟之尚饗

祭封公王愛荊先生

嗚呼名山大嶽創栽鴻濛順以深谷隣以長松雲霞
上結龍子下宮煙熅輪囷戌削龍怒鉅海洪波日月
相薄吐納元氣虛空包絡懸而無滯涵而不涸灝溔
混茫之中毓瑤草而産靈藥培塿之上必無茂林貫
土之器必無洪音我我淨飯乃啓世尊南嶽之生亦

曰陽元有渙必濟有散必屯穆哉封公器博以碩實
生偉人豹姿龍德知幾有道與時消息才大而心小
洶含鹽而賑跡西世醞釀乃挺神人道豨無上泰初
爲隣千聖是友上帝是賓揭義和于道塗布寶筏于
迷津豈曰旁蹊我持者正豈曰爲凡我實者聖給孤
若獨簽修顯證論議豈昔民之好徑探筐覓丘得珠
懸流水何注而北東木何春而弗秋嗟我封公亦又
何求言念令子毀瘠以逞痛填于胸淚積于土淨明
忠孝哀固其所我哭以歌不用長號所哭非酒乃賴

[illegible]乎我躬不往我心則勞尚饗

祭御史大夫笠江潘公文

世有達人握造化樞坱圠爲馬元氣爲轡憑虛乘運獨立孤寄萬事脫手一往翛然去來無礙維公有焉公産五茸山川涵潑含靈抒采抱德朗暢蜚英登顯飈舉雲上敭歷中外江擣海陬時立交戟時蹈神州時陪建禮時列粟庾提戈絕徼排危道關所至赫煜惠問宣流遂登入座日侍九旂肅寮總憲嶽嶽山立允修邪事中離百憂公也處之暇豫優游氣和而適

志遁而道動若駭電靜若潛虬遠其收之銷聲滅景
輦路長辭湖山是領遁月月光與煙霞瞑離戶晝陰
石牀宵冷神遊紫府名在丹臺松花作釀芝草盈階
崑崙使去華陽書來簾挂玄圃門掩蓬萊是非兩謝
胡樂胡哀蕭然一几稱居士家庭幽郤掃逕寂無譁
惟與海客日營丹砂八十餘年顏如桃花庶幾長生
留形住世大運莫移嗒矣淪逝大化簸弄榮枯相遊
賢聖皆滅公能不去儵柄在我游戲世諦莫見飛煙
中有弗墜往來虛無御風驂氣公乎歸休胡足深涕

余與公善如衛如蓀靈爽肅肅儼謂知言薰殺在俎桂酒在尊雲旗獵獵惝怳公兒尚饗

祭馮谿谷封君文

嗚呼茫茫厚壽回薄蜿蜒物有所必化時有所必遷奔爲流電蕩爲飛煙聖賢遭之疇其不然從古而有我又何言爲有情故哀樂相煎明知其如此而嗟傷沈痛卒莫可宣嗚呼先生竟離此屯昨日言笑已爲陳人惜也不承天之逸民大樸不斲穆乎清眞靡翹翹而富靡戔戔而貧在市弗喧在垢弗塵長遯丘壑

與煙霞隣乃生異人爲時所寶始登貴仕終踐大道公曰天幸乃而翁媼而掩有之神理所害内守其府弗盈其外逍遙容與不及于汰時𦨭丹扉時濯清瀨一鑪一茗以爲愉快出聞野叟之論入讀化人之書而神澄澄而貌于于庶其神邪與古天竺俱即未至乎其至延年又何論乎而胡輒以齒衣爲常縱所憂公以齒死公則用柔吾不恒此一化顧獨有疑于靈脩嗚呼人生則勞死則服人之有情爲情所訓卽無情者亦無不化公長已矣悠哉泉下俯睇浮雲一哭

而罷、

祭李石麓閣老文

維公江淮靈異南國英奕嶽瀆盤礴元氣濃滐國寶物華瑩現篠簜純德內含神明外矚絲毫瀲漓風骨遒上公車第一振藻揚芬玉洞三秀銅池五雲翱翔金華洗洋雄文含香校書薰衣侍燕瀕霞朝閣明河夜殿遂正秩宗游司鼎鉉才大心小氣和量虛斟酌吐納六合卷舒以登上理亭風移如寓縣訢訢士也瞿瞿相業光顯史不勝書身胄三事神超寥廓黑髮

縣車遂返初服紫邏入林清池映屋山鳴栗留水飛
屬玉北海賓朋東山絲竹口謝是非心遺榮辱樂而
婆娑如鳳如鵠一朝帝念颷車下迎永辭區壤復還
太清計聞中外天地晝晦至尊震悼父老雪涕國有
大喪禮崇數異祭葬易名東園秘器自古神人秉理
去來〻提日月去躡風雷浮世鄰傳海波相推魏公
紫府都水蓬萊神本不滅化亦何哀忝辱真宰鑪鞴
有年方賴寶筏以濟通川與形凋謝中心愴然遠道
緘辭五情莫宣靈氣肅肅鑒此哀篇尚饗

祭殷文通公文 代作

嗟我岱宗巖巖谿谿盪胸決眥亭毒無涯穆哉靈文七十二家玉函金簡吐日月華之采栽瀛蓬來棲霞秦漢遺烈蒼茫在邪飛僊神人道高迹遐是誕鉅公人倫之彥才諝温防神情朗散筆含元氣淋漓璀粲豸侍金華黃流玉瓚然藜校書熏衣上殿 穆廟潛邸輔導青宮侃侃其論嶽嶽其容養就聖德陶冶八紘比登宸極眷注日隆遂由秩宗正位端揆垂紳搢笏冊府昇規列星佐商崧高翼姬身胥三事心和天

倪友青羊君赤松雨師乞身處年濟水之涯雲霄既
辭煙霞是領有宮半畝有田數頃淥水蒼崖遊筇釣
艇高躋峻嶒深入幽迥氣合混茫心宅溟涬柱下玄
虛漆園消搖何理不徹何境不超一朝厭世遊于冥
寥絳節捫霞金鑣排霧形化神存凌空遐度昔禁玉
堂今返其處昧者不知謂先朝靈官登元輔僊列上
清古帷誰疋雅圭文成小子寡昧北面先生先生謬
賞琅玕英英靴經講業佩服范型中台忽坼文昌再
明摧華不注大地震驚良杖示夢我心怔忪活毛一

真游泗沽膺尚饗

戲爲生祭周叔南文

嗚呼叔南竟先鬼逝躍馬氣灰擊劍心死維匣有刀維房有矢淹淹下泉一蹶不起曲房長辭玄堂永閉風雲慘淡日月飄忽衣弗御而已塵肉未寒而先骨號樹鬪兮魑黠悲淋頭兮琵琶生時多營嶮崎突兀追風飛兔摩空爽鶻手推勁虜足踏滇渤雕龍搏虎爲世英物壯圖不成飲恨而殁於戲叔南對酒不能飲有客不能歡纖月空窺燭花空零哀角已盡微鐘

復殘使我仰天而滂廢著而歎嗚呼爾形傾傾爾氣稜稜固將望爾以千秋合遝萬里驍騰昨日之日轉驊騮于天步今日之月掩狐兎于寒扃而使俠士有恨英雄無年白璧中斷紅粉早捐三河氣咽六郡心憐華堂賓炬散爲荒煙茲茲織場卒爲墓田天青射鵰之野地冷飲馬之泉又何由逐輕車而出塞隨都護而臨邊嗚呼運遁必遷物窮乃終何曰涕西何水涕東秋草寵綠春花披紅是夫君之盛年何嗟焉而就木形未離于人聲名已登于鬼錄若有人兮山之

阿羌侯子兮水之曲風之生兮蕭蕭靈之來兮蕭屬又安知龍女之晝游彷彿湘靈之夜哭嗚呼世間俗形存爲存形亡爲亡萬物擾擾亦又何常千秋碑玉馬骨魚腸一朝氣盡西陵北邙君之言笑如故而聽焉摧藏以慟哭而代管弦又何必青楓之與白楊兮

陸太史夫人哀辭

陸太史敬承喪其夫人痛悼而賦神傷太史速去賦神傷神可傷乎余爲作哀輓而以曠語慰焉

有美玄娥窈窕連娟來偶吉士相將盛年士也早業

交戟之表玉版金弢藏蘭與芷夫人相之蹈道秉禮
晁雁宵征雞鳴戒起婉不及媟敬不廢歡以肅以雝
如蕙如蘭浣濯必親拮据無難備必未饑擊絮不寒
士也晏客畜醑治餐士也遠行秣馬裝鞍但見其給
莫知其端厥德乃並厥情乃深人憐以色我憐以心
珊瑚爲珥玳瑁爲簪芙蓉羽帳葡萄錦衾百齡無恙
玉瑟雕琴一朝遷變桑華衰颯花落辭條珠亡委匣
月冷虹梁雲棲畫閣香奩晝空金鎖夜合鸞鏡挂臺
蛛絲盈篋雕牀綉被儼然空陳御巾裛粉更有何人

衣燹爲灰釵碎爲塵慘不忍見動魄傷神焉誰琵影
望不可親有時入夢惝怳非真嗚呼夫君亦孔之哀
仰天而哭浮雲爲摧入室而歎悲風忽飛能傷人
一夕夜臺萬物紛輪往來聯部偶然而合名爲夫婦
偶然而散如電如露大運行盡去不能顧美則琉璃
華則彩雲魂消香滅空遺羅裙生游曲房死委荒墳
千秋萬歲同盡何云死也孰化生也孰造暫而成合
暫而凋耗孰而號之爲造物笑恩亦飄風愛亦飄風
逐情遣累以翱太空

祭張太夫人

穆哉南國代有靈媛女嬃佩蘭樊姬恕郄鮮婉嫕令淑女史所賢嗟太夫人明德敬共來賓華胄斧藻是崇擷芳采綠罔不肅雝是生令子為時偉器姿煒其溫德中而粹脫穎惟矛學富惟笥服膺五禮明于三事婆娑蘭省騰驤冏寺當守是毗民之攸塈毋也隨子板輿京師出入稟令授之訓辭行業以光人譽飈馳穆如清風羔羊素絲國論物整旦暮斗杓均調寓懸羽儀清朝胡毋夫人華髮是洞鳳車下迎鶴書見擬

移家煙島總總雲宵空棺葬劍永夜聞簫行經鄉山

漢皐江瀨解佩靈妃弄珠神女順風而翔乘霞輕舉

冷照消搖瀟平容與乃眷令子於喪而南有涕蔌蘇

有氣淹淹挂覓荊門照影湘潭悲風入戶冷月在簾

其等幸忝鵷列于君雁行而毋亦毋婁其以傷何以

來哭山尊澗香靈其肅肅鑒此申章

祭戚畹李大傅

西北土厚谿谷奧窔恆嶽中天太華雲表盤爲松栢

蒸爲雲霞祥鸞威鳳珙樹瑤花其積彌深其出彌廣

巍巍太傅中通外朗純白是守嶺㵎好修山林氷碧
王國天球蔦生　聖母母儀天下誕育真人保世滋
大四海樂康公亦壽祿玉帶緋衣朱邸華屋胡天不
憖國老告徂蒼皇萬姓奔走通衢　聖母哀號　至
尊悼愍天柱峰摧大星石貫九重覃恩禮崇數異鼓
吹羽葆東園秘器龍眠卜葬太山嶙峋銅臺上食玉
匣是殉形沉神超躡霞排霧喬木初頹兎絲曷附某
等所用輿焉嗟傷陳辭寫痛桂酒椒漿

白榆集卷之二十終